

<<新画皮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新画皮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9064580

10位ISBN编号：7219064586

出版时间：2009-2

出版时间：广西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于左

页数：24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新画皮>>

前言

神仙和鬼怪，都是人的创造物。

从理论上说，神仙就是特异的人，他们可以腾云驾雾，可以长生不死。

但成仙的门槛通常比较高，一个人要想成为神仙，需要积德行善，需要苦心修炼，或者有某位神仙提携，或者有幸吃到仙丹或仙食。

自古以来，许多人都把成为神仙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，就算成不了，最低限度也要比正常人多活几十年、几百年，所以他们终生修炼，或者遍访名山，希望能有一次奇遇。

成仙或者长寿也是一些皇帝的心愿。

皇帝什么都不缺少，只缺少修炼的耐心，于是要走成仙的捷径，四处访求，访到一些“真”的或假的神仙术士，为他们炼制丹药。

丹药吃下去，结果是急性或者慢性中毒，死得反而更快更早，没听说哪个皇帝真的成了仙。

相对而言，人变鬼就容易得多。

据说每个人死后，无论生前贵贱贫富，都会成鬼。

在民间传说和文人小说里，一些不安分的灵魂，因为不灭的爱怨，死后还眷恋着人世，常常闯进某些人的生活，或者幻化为艳丽的女子，或者幻化为多情的男儿，与世人相爱恋，甚至能生出后代来。

看一看汉字，就可以明白鬼从何而来。

“魂”与“魄”两个字，都以“鬼”为偏旁，而且，据说这两样东西像人体内的经络一样，没有实体却能真实地存在。

世界上最高明的解剖学家也找不出魂、魄在身体中的具体位置，但是，没有了魂和魄，一个人就算活着，也是行尸走肉。

相传魂魄离开了人体，依然可以在空中游荡，遇到合适的机会，就会显形出来，像武二郎或者哈姆雷特的父亲，在活人面前显灵，与人对话——这就是鬼。

所以说，在一些人看来，鬼是魂魄的形体，是人体的衍生物，是生命的另一极。

神和鬼的后面，其实隐藏着灵魂不死的信念。

世上是否真的有鬼神，这已无须议论。

但是从人道的角度讲，我们有时候谈谈神鬼，或许对大限之后还可以做一点想象，寄托一点希望，对现世的生活也会更认真、更负责。

明白了这样的道理，再去读《聊斋》，再去讲聊斋式的故事，更能体会其中的趣味。

在《聊斋》的自序中，蒲松龄写道：“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……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。

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

”短短一段话，勾画出中国文学摹写鬼神的悠久传统，也坦承《聊斋》对先贤作品的学习和继承。

作为短篇神怪小说的巅峰之作，《聊斋》中的许多故事堪称经典。

一方面，经典本身包含着某种纯正性，像是空间的一个原点，可以向着各个方向画出一条放射线，无限延展，演绎出不同的悲喜故事。

<<新画皮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以《聊斋》名篇《画皮》为名，是对《聊斋》中十一则名篇的深入改造，试图挖掘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。

《新画皮》讽刺的是书生的虚伪与忘恩负义；《渔夫和六郎》描写了渔夫和水鬼之间可歌可泣的友谊，让人潸然泪下；《汤聘之死》嘲讽封建官吏的邪恶，宣扬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理念；《红狐狸，灰狐狸》描写市井百态，人与狐妖鬼怪之间演绎了一段段悲欢离合……

<<新画皮>>

书籍目录

篇一 新画皮篇二 渔夫和六郎篇三 阿纤篇四 三生篇五 青蛙神篇六 连锁篇七 胭脂虎篇八
汤聘之死篇九 虎篇十 一个故事的由来篇十一 红狐狸, 灰狐狸

<<新画皮>>

章节摘录

篇一 新画皮 1 王生面对火盆呆呆坐着。

敦敦实实的一只火盆里炭火炽热，在王生的怀里映出一团红光。

王生被炭火烤得通体发热，周身的皮肉暖暖地松弛着，感觉晚饭后第一阵睡意正袭上来。

“不敢睡呀，千万不敢睡呀！”

”王生一遍遍提醒自己，用力晃一晃头。

迷蒙之间，他听见妻子陈氏拿鞋底敲打床板的声音，提醒他今天还有事要做，还不到睡觉的时候。

可王生知道，如果现在他踢掉鞋子，向后躺倒，把这一天结束，陈氏也不敢说什么的。

陈氏只会面对着那盏油灯，悄没声息地等待，一直等到王生的鼾声响起，确信今天晚上他不去书斋了，她才会走到外面，关了院门，提尿壶进来，轻轻爬到王生身边，在黑暗中愣怔片刻，叹息一声躺下。

王生就害怕黑暗中的那一声叹息。

“起来，不敢睡呀！”

”王生心里说，“不能睡，迟早都得走，现在就起！”

”王生使劲摇摇头，振作精神，面对着火盆，双手按膝，两肩高耸，酝酿着站起身所必需的决心和力量。

眼前的炭火正在暗下去。

炭火暗了以后，就把门边的一盏漆纸的灯笼显现出来。

灯笼早已经被陈氏点亮了，红彤彤地立在那里，等着它懒散的主人。

有两样东西陈氏从不吝惜，一样是吃进王生嘴里的食物，一样是给王生照亮的灯火。

王生抬头望着那一盏明亮的灯笼，觉得自己如此挨下去，连它都辜负了。

“走啦，现在就走！”

”冬天的夜晚非常寒冷，走到外面，邻居的大黄狗冲着王生一通狂叫，于是远远近近，睡不着的狗们一个学一个，彼此的吠叫声互相响应，把黑暗中整个村落的地界大致勾勒出来。

“闭嘴！”

浑叫你娘的！”

”王生恨恨地骂出来，抹一把鼻尖上冰冷的清鼻涕。

现在，热烘烘的那只大火盆是离他越来越远了，又一点点灭了，怀里剩下的只有迎面吹来的寒风。

走出胡同，毫无遮拦的野地里夜风更大。

麦地中的麦苗挂着霜雪，脚踩上去一片“窸窣”碎响。

头上的点点星光，只是让人感觉天上更冷。

“寒天荒地，有福的人谁会在这个时候走在这种鬼地方？”

”王生的步子磕磕绊绊，心中生出一份自怜。

麦地尽头的两间书斋显出比夜色更黑的轮廓。

两间书斋，从家里走到这里，再从这里走回家去，同样的路径，王生来来回回不知走过多少年了。

最初的豪情壮志如今全部变成茫然与无奈，绝望的挣扎里混杂了一丝侥幸，带着越来越大的惯性，推着他每天朝这条路上走。

王生明白，路是一样的路，书斋也还是那两间书斋，可如今自己来这里，已经不再是为了读书，而只为躲避陈氏的一声叹息。

“这么冷的天，哪里还能看书？”

直接睡觉就是了。

”王生感叹道，“放着暖暖的火炕不睡，偏要跑到清冷的书斋里受罪，真是荒唐！”

” 2 那个名叫抱扶的女子，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

黑暗中，王生听见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，细碎轻盈，快速追赶上来。

“这又是哪个倒霉的家伙？”

要去哪里？

<<新画皮>>

去干什么？

该不是也去读书吧？

”这样想着，王生冰凉的鼻腔却先嗅到一丝脂粉的香气，一张荧荧的粉脸随即从王生的肩膀旁探上来。

王生侧头，朦胧夜色之下，那张脸上的五官无法分辨，但能确定那容貌应该是俊俏的。

王生举起灯笼，在融融红光中看清楚了那张楚楚动人的脸。

一阵谁也不曾料到的咳嗽这时候骤然呛了上来，王生弯着腰大声咳嗽，一盏灯笼却坚持着留在那张脸旁。

抓紧每一次喘息的间隙，王生问：“太冷了……啊……你这是？”

”灯笼的光晕中，两点潮润的星光闪一闪又消失了。

她是在笑吗？

人可是停住了，停住了就好。

王生终于能够挺直了身体说话：“大冷的天，深更半夜，你是要回家还是在找人？”

”女子有一副和夜色相配的柔和嗓音：“走路的先生何必多问，我的愁苦没有边际，没心思跟人闲嗑牙。

”王生说：“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。

咱们是同道，我也正倒着霉呢。

”说话之间，二人已经走到了书斋门外。

王生抢先一步开门，把一盏灯笼长长地探进去照亮，说：“再向北走，最近的人家还有五里路先进去歇歇脚吧。

”灯光射到之处，书案、书架和木床之间，光与影明灭交叠，混成一团，两间屋子于是显得更拥挤、更复杂，也更整洁素雅，看不见一丝蛛网和灰尘，比白日里更像一处书斋了。

王生用灯笼四下照着，拿不准哪样东西能让这个女子感兴趣，让她愿意走进去。

女子却已经把身子一侧，从王生身旁走过去，姿态轻盈，径直走到床边坐下，回头对他说：“房子挺宽敞，可不像一个住人的地方。

”王生赶快把房门关上，告诉女子，这里是他的书斋，为取清静才盖到野外自家的田地上，他每天都来读书做文章。

说话之间，王生的语气中添了几分气馁：“……点灯熬油的，瞎忙罢了。

算起来也有十多年了。

想想十几年自己在这里的作为，什么书斋啊，纯粹是一座庙！

我就是戳在庙里干熬的小鬼！

”女子略一沉吟：“今晚我来了，这里还算不算庙？”

”灯笼的辉光漫射，为照到的每一样东西涂上了一层温暖的颜色。

一张温暖长圆的脸扬起来，两眼直视王生。

问话里有暗示，眼神也大胆而坦白。

突然间王生胆气陡增，一下子踊跃起来：“自然不算。

房子嘛，是什么就看人用它干什么。

”在这个寒冷的冬夜，书斋里多了一个女人，起码今天晚上可以不读书了。

两间空洞的房子不再是书斋，也不再是庙，而即将被从天而降的快乐填满。

王生兴奋得牙齿直打颤，动手收拾木床，将成摞的书本统统推到地上，扫净尘土，终于把简陋的一张木床彻底腾出来。

狭长的一块地方，爷俩儿睡着或许嫌窄，可给他们用却足够了。

女子说她名叫抱扶。

一个古怪的名字。

地上的灯笼依然静静地亮着，把王生舞动的身影放大，投射到对面的墙壁上，看去如同一个形状怪诞丑陋的恶鬼。

抱扶在暗影中蜷缩成一团，提醒王生先去灭掉门旁的那盏灯笼。

<<新画皮>>

赤裸的王生懒得下床去，颤声说：“就让它亮着吧，这屋里冻得死人。

它多少也是一星热火，我正好看看我的新人有多美！

” “可是，你应该先问问我的身世才对呀。

”抱扶说。

“问什么？”

问到的总是一些败兴的事，什么贪心的爹娘，或者凶悍的主妇，我不爱听……真是太冷啦，咱们……最好都……别说话……” 3 腊月里的集市，一集比一集热闹。

王生和陈氏去集上采办香烛年货，迎请财神。

拥挤嘈杂的人群中，王生跟在陈氏后面，袖着双手勾头缩背，走走停停，一副高大伶俐的身架活像一只踱人鸭群的忧郁的鸬鸟。

看见路旁的一个珍玩摊，王生站住，想起该给抱扶买一样什么。

他蹲下去反复翻拣比较，最后选定了一只菜色玉兔坠儿，精致小巧，颜色也好，正与抱扶的人相配。王生把玉兔坠儿装进怀里，站起身，满脑子全是那个轻俏的影子，转侧回还，猛听见旁边有人连声叫他。

那是一个形容枯瘦的青衣道士，颀下一蓬毫无光泽的胡须，乱糟糟的，像被一只笨手胡乱捆扎上去的。

在人头攒动的集市上，道士面前守着的卦摊冷清得有点霸道。

道士盯住王生，清一清嗓子，面色沉重：“这位——有几句不得不说的话，希望先生你住住脚听了再走：话是真话，真话有益，信与不信全由你。

你且听我说，不论对错，我分文不取。

”王生一听，狐疑地拖过一把矮凳，在道士面前坐了下来。

已经走远的陈氏也折了回来，站在王生身后。

“骨肉相称，五岳朝起，你是富贵之相；两颧高而不露骨，发在中年。

”道士的话中带着顿挫的节奏，腔调油滑。

王生抱住双膝，不动声色：“以前，他们也都这么说我。

” “——可惜，我看你形有余而神不足，雾锁山根，最近必有灾厄。

”王生眉头一皱，盯住蓬乱胡须中间那两片颜色黯淡的嘴唇，认定下面出来的必定是一派胡言。

王生一声不响，决定先听，听完了再抬腿走人。

道士凑向前来，压低嗓音神秘地问道：“先生近来是否遇到一些奇异古怪的人事？”

”王生的一只脚尖动了动，有些不耐烦：“你要是看出什么，只管说出来。

别问，我不会给你搭台阶。

” “哼哼，我看近日先生肯定遇见了奇事，是常人难得一遇的大奇事！

我看你邪气缠身，口角青黑，恕我直言，恐怕数日之内就有性命之忧！

”陈氏急得在后面插嘴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是什么奇事？

那么，先生有没有解救的好办法？

”王生有些鄙夷，抽出座下的矮凳推回去：“好办法他当然有。

先有办法后有难题，你们这种人啊，从来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”

”王生说罢，起身而去。

道士神色错愕，冲着王生的背影摇头道：“刻薄书生，不知死的倔鬼！”

”陈氏在一旁却慌了手脚，低声恳求道士给王生指点一条活路，该做什么，怎么做，她会去劝自己的男人照做。

人群那边传来王生的一声怒喝，吓得陈氏不敢再问，撇下道士追了上去。

道士在后面微微冷笑，自言自语：“要人救先得自救，要人救先得自救……”陈氏在回家的路上絮絮叨叨，埋怨王生不知珍重，打着读书的幌子，在外面收留一个来路不明的放浪女人，沾染了一身晦气，又听不进人家道士的劝说指点；看看周围年龄相仿的人，当官的当官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只有你还吊在半空里晃荡，鬼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；自己这些年来小心伺候，跟着苦熬苦等，只盼望早晚

<<新画皮>>

能有一个出头之日，谁曾想书没读成，现在恐怕连性命也快要搭进去了。

王生提不起精神训斥陈氏，一路上垂头沉思。

刚才穷道士的一派胡言虽然刺耳，却也说到了点子上，实在让他心惊。

忐忑之中，他也不免对抱扶有些怀疑。

抱扶在自己身边出现，确实唐突了一些，而且漂亮得让人狐疑——可唯有这样才有了一份大惊喜。

现在，性命的忧虑还谈不上，自己得了抱扶之后，也许这些日子是太沉溺放纵了，摸一摸腮帮子，都瘪陷了一大块。

下流的道士，这种事他居然看得明白，顺势编排了故事骗人钱财！

年前最后一个大集，应该收获吉祥顺畅，可今天却听了这样一套说辞，实在晦气。

王生决定今天不去书斋，回家休养几日，平心静气过一个年。

村子越来越近了，从村外的大路口向北，一片麦田坦荡荡地展开。

王生望着远处的两间书斋，隐约可见的青砖黑瓦之上顿时浮出来抱扶的一张俊脸，淡白轻红，撩人心魄。

但快乐不敢长享，王生努力控制住自己的一双脚，虚飘飘沿着回家的路走。

来日久长，等过了年再说吧。

刚进家门，王生的弟弟拖着一根扁担跌跌撞撞地跑进来。

健壮的种田人似乎突然之间失去了周身的筋骨，完全靠着扁担的支撑，才没有一头栽倒在王生面前。

“见鬼啦！

那里藏了一只恶鬼！

”弟弟神色慌张，粗声大气地喊，“刚才我去田里送粪，看见你书斋的门没锁，以为进了贼，凑到窗上一看……”弟弟以手掩额做出看的样子，然后突然睁圆双眼张开大嘴：“它就站在你的书案旁，拿了一支笔……”陈氏尖叫起来，举着双手直嚷。

王生大声喝住她，让弟弟慢一点说，不要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

弟弟的神色越发狂躁，嗓音开始变得嘶哑，接下去的话也全乱套了，断断续续，混杂着表示恐惧和震惊的咒骂，连同唾沫一齐从嘴里喷出来。

王生到底还是听明白了：住在自己书斋里的是一只丑陋的鬼怪，弟弟无意中看见丑鬼躲在那里，正在描绘一张美妙绝伦的人皮！

画好之后，它像穿衣服一样把它套上身，顷刻之间就变成一个标致的美女。

前后迥异的两副容颜令人难以置信。

王生的弟弟带着哭腔说：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丑鬼绝对是真的，那美人也绝对是真的，可两个玩意儿明明又是一个东西。

我的眼睛睁得不能再大了，它们确实是一个！

”

<<新画皮>>

编辑推荐

《新画皮》以《聊斋》名篇《画皮》为名，是对《聊斋》中十一则名篇的深入改造；只有苦心经营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，才能真破译《聊斋》流传千古的密码；打开一扇新窗，换个角度读《聊斋》，你一定会再次惊讶于《聊斋》的精髓之美。

《新画皮》是把《聊斋》中篇什挑选出来，换一个角度、换一种方式重新叙述，铺展另外一种可能性。

书中没有帝王将相，没有神佛仙道，只有普通的人，善良的鬼，可亲的生灵。

真正的恐怖来自民间；民间故事的精髓，是其中折射出的对人性虚伪贪婪的嘲讽，对弃恶扬善的呐喊…… 下等之作追求血腥恐怖，中等之作以离奇情节取胜；真正的上等之作，并不宣扬血腥恐怖的低有趣味，而是以曲折离奇的情节见长，同时苦心经营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。

蒲松龄曰：狐妖鬼怪不害人；害人者，人也！

在世界鬼神文学界，《聊斋》是中国最能拿得出手的代表之作。

蒲松龄曰：狐妖鬼怪不害人；害人者，人也！

编辑推荐——《聊斋·画皮》为什么这样红？

在世界鬼神文学界，《聊斋》是中国最能拿得出手的代表之作。

然而，空间为什么《聊斋》能流传千古，让人百看不厌？

中国是一个鬼神文化浓厚的国家，大江南北，民间往往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狐妖鬼怪故事。

有良知的中国文人通过民间鬼怪故事，讽刺人性的虚伪贪婪，抨击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，维护与人为善的道德底线。

《聊斋》表面上写狐妖鬼怪，实则写人！

在《聊斋》所营造的狐妖世界里也有善良，人与狐妖之间也有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而在人的世界里，某些人则虚伪贪婪，尔虞我诈。

正如蒲松龄所说：狐妖鬼怪不害人；害人者，人也！

下等之作追求血腥恐怖，中等之作以离奇情节取胜；真正的上等之作，并不宣扬血腥恐怖的低级趣味，而是以曲折离奇的情节见长，同时苦心经营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。

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必定要上升到哲学高度，折射人性本身。

西方鬼神文学大多宣扬血腥恐怖的低级趣味，从这个角度说，它们跟中国古典名著《聊斋》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。

关于《聊斋》和《新画皮》：《新画皮》以《聊斋》名篇《画皮》为名，是对《聊斋》中十一则名篇的深入改造，试图通过对故事背后内涵的苦心经营，真正破译《聊斋》流传千古的密码。

打开一扇新窗，换个角度读《聊斋》，你一定会再次惊讶于《聊斋》的精髓之美，收获意想不到的思想深度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